

忆情

父亲的犁

□ 黄汉宜

阳春三月,父亲一早便将浸泡在池塘里的白栎树木头捞起,搬进木工房开始装犁。他用锯子、刨子、凿子为乡亲们修缮农具,为春耕奏响前奏。

小时候,我并不知道父亲会装犁。直到包产到户的第二年春上,村里的龚叔叔扛着一张沾满泥巴的犁上门求修,我才知道他是个手艺很好的犁木工。

父亲仔细检查,像郎中号脉般找到病根——犁的底没装好。他将犁搁在马板上,抡起斧子砍掉犁底,教龚叔叔重装。龚叔叔心领神会,在父亲指点下操起家伙返工,小半天便装好了犁底。父亲竖起大拇指夸赞他得了真传。

后来,我还知道,生产队的犁都由父亲包装。一天装三张犁底,会

计工十分。他装犁,黄牛和水牛有区别:黄牛力气小,犁装6.2寸,浅一点;水牛力气大,犁装6.5寸,深一点。这些,父亲都摸得一清二楚。

有一年,组上的云叔叔买了头高大的黄牯牛,为了压制牛的力气,吩咐父亲装入土7寸深的犁底。父亲说不行,7寸会把稻田老底子翻了,盛不住水,老规矩6寸半,犁田刚刚好,稻田又耐旱。那头黄牯牛拖着父亲装好的犁,两亩山岗雷公田不到天黑就整好了。云叔叔逢人便夸父亲的手艺。

我成家后跟着父亲学装犁,却总爱偷懒,从未单独装好过一张犁。父亲从不生气,耐心教我。直到有一次,村里农户急着犁田上门找他,偏巧他右手骨折,我被赶鸭子

上架,才在他的指点下帮农户装好了犁。通过装犁,我终于明白,替他人排忧解难,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。

父亲说,装犁用材很讲究:犁底要用直丝、质地硬的白栎树,冬天砍下,在水塘泡出苦水,第二年春上使用;犁柄要用横丝、不易破损的檀木树;犁辕、犁架则用质地绵软、弹性好的桑树。备好部件,按尺寸弹墨线、打眼开榫、组装,一张犁便做成了。这正应了那句农谚:“桑木犁儿轻又轻,犁田耕地顺又顺。”

父亲这辈子装过多少张犁,我无从知晓。他凭这份手艺赢得乡亲们的敬重与信任。我跟着他学装犁,不仅学会了做事,更懂得了做人。父亲和犁的那些往事,是我对他最沉、也最割舍不下的念想。

抒怀

明前螺,烟火烹出春天的味道

浏阳市高坪中学 朱顺清

老家地处浏阳河边,村前一条小溪如飘逸襟带绕村而过,溪水明澈,水质干净,田螺在此繁衍生息。

春天到来,经过几场雨,小溪涨水。水暖波柔,蛰伏了一冬的螺蛳从淤泥里钻出来。年老的螺蛳,外壳呈黄褐色,像蒙了一层岁月的包浆。年轻的螺蛳,外壳青翠透亮,泛着晶莹的光泽。

此时节,我常常到小溪畔走走,或蹲在岸边观察水中的动静,或直接卷起裤腿跳入其中,一路摸一路捡,等直起腰来,竹篓已沉甸甸,拎起来晃晃,螺蛳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

捞回的螺蛳,养在瓦檐下的大水缸里,犹如一团沉在水底的青云。用清水养上两三天,每天换水,让田螺排尽泥沙污物。

春天食田螺是老家的传统习俗。母亲最拿手的是爆炒田螺。印象里,她手拿田螺,剪去螺壳尖尾,积满一盆后倒入锅中烹调,加上姜、葱、酱油、料酒、红辣椒等配料,大火而烹,“咕嘟咕嘟”,热气腾腾。越焖越香,焖出了江南初春的新鲜与丰腴。热腾腾、油汪汪,盛入碗里,让人直流口水。夹一粒入嘴,以舌尖顶住螺盖,轻轻一啣,“味溜”一声,真鲜呀,简直胜过人间一切珍馐。

除了味美,田螺还有一定药用价值。《本草拾遗》认为田螺“煮食之,利大小便,去腹中结热,目下黄,脚气冲上,小腹结硬,小便赤涩,脚手浮肿;生浸取汁饮之,上消渴;碎其肉敷热疮”。

“断瓶取酒饮如水,盘中白笋兼青螺。”春天田螺肥美时,也是春韭、春笋登场之际,田螺肉炒春韭、田螺肉炒春笋作为春季时令菜,味道鲜美,令人垂涎。春天,与家人一起分享刚刚烹制出来的“盘中珍馐”,把美食收入舌尖,也把故乡和远方,一并收进心里。

生活

温润水南风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卢兆盛

在南方,时序一踏进春天的门槛,水南风便也悄悄地跟来了。

不过,它并非一来就不走了,而是时不时光顾一下,有时候只逗留一天半晌便走,有时候则会呆上两三天才离开,令人难以预料。

水南风这些习性,南方人早就习以为常。它带来的种种好处,恐怕不少人是看不到或察觉不到的,因而只是一味埋怨它带来的潮湿和诸多不便。

南风本是温润舒缓的,而前面加个“水”字,便更加湿润凝滞。水南风只要来过,就会留下明显的印迹——潮湿。只要打开门窗,地面和墙壁很快便湿漉漉的,走路稍不留神就可能滑倒。洗后的衣物也不容易晾干,这是大家不欢迎它的重要原因。

其实,减少水南风浸润的办法很简单:关上门窗,只留少量缝隙保持空气流通即可。

水南风是南方春天常见的天气标志,也是日子渐渐回暖的信号。料峭春寒终究顶不住温润水南风的顽强抗击,最终销声匿迹。

在水南风吹拂下,万物生长愈发加快。树木日益葳蕤,山野里的笋、蕨、蒿等野菜,更是一天一个样,发疯似地猛长。

每一次水南风来过不久,便会下一场大雨,江河也就会涨一次水。有经验的农人,凭借水南风预测天气变化,及时调整农事活动。不用说,水南风早已成了农人看风识天象的一个物候。

水南风沐浴后的南方,春色更加浓郁,春光更加迷人。

争食



印象

张永生/摄

随笔

春游小记

炎陵县炎陵中学 黄燕妮

中医常言,春属木,与肝相应,万物生发之时,最宜疏肝理气。蛰伏一冬的浊气,唯有在草木抽芽的旷野间,方能随清风散去。于是在晴好的周末,我独自走向郊外,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

远离城中喧嚣,脚步便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风里没了冬日凛冽,拂过脸颊,像一双温柔的手。河畔早已是一片茵茵绿意,草儿争先恐后钻出泥土,柳树抽出嫩黄新芽,随风轻扬,如少女垂落的青丝。

田间景致层层叠叠。油菜花期渐落,留下饱满荚果;梨花正盛,一树树洁白如雪;桃花初绽,粉粉嫩嫩缀在枝头;田埂间紫云英肆意生长,成片铺展。黄、白、粉、紫,各色交融,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。

走累了,便躺在树下草地上,身下是柔软的青草,紫花地丁顶着紫色小花,鼠耳草毛茸茸铺在身

侧,清清淡淡的香气沁人心脾。风儿轻抚,花瓣落在脸上、身上,仿佛春日在轻轻亲吻。

不远处,果农夫妇正低头忙碌,锄草、施肥、修剪树枝,动作娴熟而从容。他们面朝黄土,在春日里播种希望。闭上眼,仿佛能穿越时光,闻到枝头挂满果实的清甜,那是土地的馈赠,也是耕耘的回报。

耳畔传来阵阵鸭鸣,几只鸭子在河水中嬉戏。河畔坐着一位钓鱼人,不急不躁,钓的或许不是鱼,而是春日的闲适。一旁菜地里,毛葱挺拔,莴笋鲜嫩,透着蓬勃生命力。

日头渐渐升高,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。春日的阳气驱散了体内积攒的寒湿,也扫净了心头淤积的阴霾。春色入目,清风入怀,暖阳入心,不带一丝烦忧,揣着一身清气,欢欢喜喜踏上回家的路。